

香港社民連指因巨大政治壓力解散：有愧於心但沒其他選擇 | Whatsnews

被問及香港未來民主路，陳寶瑩回答：「我不想將任何虛假的希望給任何人，包括我自己。」



2025 6 29
/

成立19年、香港僅餘的反對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今日（6月29日）宣布解散。現任主席陳寶瑩在記者會表示，明年5月1日勞動節將會是社民連成立20周年紀念日，但可惜社民連無法生存到這個日子。「面對強大政治壓力，在考慮各方面因素，特別是對會員和同行者的影響，我們只能夠沉痛地宣布解散。」

陳寶瑩指，社民連已經根據程序，一致通過解散，沒有黨產須處理，即使有剩餘現金，亦要面對稅務和債務，日後會再跟進社團註冊的後續。她沒有透露何時開始思考解散和表決解散的具體日子。

記者多次追問壓力的來源與細節，陳寶瑩表示能夠發表的內容已在聲明之中，「我沒有辦法可以更进一步去 elaborate 這個理由。」但她指在現今很大的政治壓力之下，社民連面對沉重壓力，尤其在民主黨於年初解散後，該黨成為唯一仍活躍的政治團體，當時她已向記者表示「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」。

早前有消息指，社民連在今年曾三度獲「傳話人」提醒，要求必須於七一前解散。選擇在7月1日和國安法頒布5周年前夕解散，陳寶瑩形容「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。」另有傳媒提問，社民連迴避談及解散的細節，是否與國安法附例中「不可向外披露消息」的規定有關，她回答說：「大家領會啦，現在香港很多事情都不能夠『畫公仔畫到出腸』。」

陳寶瑩表示，他們已向因47人案罪成而身處獄中的梁國雄告知解散決定，梁國雄與在座的成員一樣覺得解散決定屬「無辦法」，最重要的是「在座的人平安」。



| 2025 6 29

/

問及民主前路，陳寶瑩：不想給假希望

是次記者會以「寧化飛灰 不作浮塵」為題。在解散聲明中，社民連表示對走到盡頭「有愧於心」，「因為明白在骨牌效應下，社民連不會是最後一個宣佈『自願』解散的政黨。」陳寶瑩指社民連解散不只影響支持者和會員，而是整個香港社會，「但是我只能說：很抱歉。希望未來的日子，我們可以繼續過去做的事，對於政府的批評、對於不公義事件提出意見。」

她又說，社民連在近年寫文章、擺街站，相比以往的抗爭是「不合格」，但他們不願意自願解散，仍堅持微弱行動，「我們可以說一點也不慚愧，可以驕傲地說：這幾年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，我們有一定的貢獻和位置。」她認為社民連不負初心和獄中人的委託，「現在我們被迫要解散，我說了是有愧於心，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第二個選擇。」

她指，「社民連的存在如做街站、去請願，其實是小到無可再小的行動，對社會和政府無任何影響，但這是市民的公民權利，社民連堅持的是這一件事：我們的公民權利，不應自動放棄。」

「我強調我們無罪可畏，無罪可懼，但我們更加要尊重人的尊嚴，人的權利，人的自由，所以我們只能作這樣的決定。」她指港府以法律為武器針對異議者，如過去5年，社民連有6人入獄，即使獄外的成員亦被「陰乾」——遭受票控、取消銀行戶口等等。

被問及社民連解散在一國兩制下的意味，陳寶瑩指中央政府近年推行港區國安法，她認為一國兩制在「很多年以前已經結束」、「變成一國一制」。對於香港未來民主路，她回答：「我不認為香港會在不久的將來走向民主制度，我不想將任何虛假的希望給任何人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我經常強調未來是很艱難的，如果你想行使一個市民的權利。」

「甚至我們現在正面對所謂『軟對抗』（的指控），似乎所有人……不只是政客、社運人士，還有所有普通香港人，他們要三思，當他們聘請員工、做生意，或者去做文化工作，他們都要三思。」她補充。「現在在香港，所有事都被政治化。」

但她強調，人作為個體仍然擁有信念和選擇：「我想我們會一邊繼續生存，另一邊嘗試去行使公民權利。」

她未回答眾人於解散後會否以獨立身份參與政治，她強調成員對政治權利和弱勢社群的關注和爭取，未會因組織解散而消失，但現在不會回答具體方法。

社民連成員最後手持紅玫瑰合照。陳寶瑩指紅玫瑰既是黨花，亦在全國際左翼運動中代表人的尊嚴，是社民連的初衷。她重申，「飛灰和浮塵都是很細微，和站在這裡的人或全香港市民一樣，都

是卑微到極點的。但飛灰還有光、有熱，我期盼這是一個自勉，對其他人也是，希望在黑暗的時代，作為飛灰，在黑暗中有少少的亮光。」



告別議員長毛：可能我自己沒有生命力，但我相信的東西有生命力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

2025 6 29 /

社民連：解散標誌「香港社會改造工程的里程碑」

宣讀解散聲明後，一眾出席的骨幹成員發表感受。

外務副主席周嘉發在2011年加入社民連，2021年有多位核心成員入獄之際，他與其他成員接棒，希望在香港堅持僅餘左翼聲音，亦是讓獄中的人知道他們在發聲。他形容這4年的日子困難重重，以往社民連舉辦公投和遊行發表意見，但現在只可以派傳單和演講，如「踩鋼線般困難」，而政黨沒有戶口和方法去招新會員，是不尋常的狀況。

他希望後人記得在街上派傳單曾經是平凡之事，以及各界繼續堅持崗位。周嘉發又指，「希望政府明白，這樣繼續無止境去樹立新的敵人，對於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並沒有好處。」

社民連內務副主席余煒彬認為，社民連的困難反映社會言論空間、表達自由和組織權利受限，而社民連的解散標誌著「香港社會改造工程的里程碑」，「持不同意見的人都不存在，政權的施政喪失最後一隻黑羊。」

社民連前主席黃浩銘加入該黨17年，他逐一向前成員和成員表示謝意。黃浩銘指梁國雄在多個晚上捧酒杯、吸煙跟他聊天，教他人生處世等等，而曾健成在2011年與他一起抗議和被捕，留下他人生首個案底，以及陳皓桓在他競選立法會和及後入獄期間打點一切，又邀請他參與反修例遊行。他又感謝前成員岑子杰參選瀝源區議員，以及陳寶瑩、周嘉發和余煒彬臨危受托，領導政黨。

黃浩銘相信，2019年區議會選舉顯示的民情未變，留下來和離港的人爭取民主的心仍然熾熱。他發言期間，陳寶瑩一度以紙巾拭淚。

同為社民連成員的陳皓桓則感謝過去支持者、成員和義工的付出和同行，他提到社民連關注難民、外傭、同志和勞工等弱勢社群，「就算社民連解散，我希望香港的市民能夠繼續關注弱勢，能夠為不公義的事繼續發聲。」曾健成則指現時「由治及興、鴉雀無聲」，又祝福香港人「平安是福」、「大家留返條命」。

早前47人案刑滿出獄的岑子杰已退出社民連，他出席記者會時表示心懷恐懼和緊張，不知道有什麼可說不可說。他談及社民連創黨時連結不同群體，包括同志群體，是首個將性小眾議題放進政綱的政黨。他哽咽道，「社民連曾經在同志最艱難的日子，站在同志的身邊。在社民連最艱難的日子，我都不想仍然站在你們的身邊。」



47人案第二批被告刑滿出獄，岑子杰：期許自己記住仍受苦的人 | ...
[延伸閱讀 →](#)



2025 6 29 /

骨幹入獄、遭受票控，近年仍保持活躍

疫情期間，限聚令使政治活動受阻，及後國安法落地，政治空間猛然縮窄，泛民政黨和公民團體接連解散。不過社民連保持活躍，繼續在政治和民生議題上表態，這包括勞工權益、23條立法和防疫規定等。其成員多次發起請願、遊行和示威，又定期擺街站，被執法人員以各類原因檢控。

其中，2023年2月民主派初選案開審，陳寶瑩、周嘉發和曾健成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拉橫額示威，周被指曾拉下口罩約5秒，涉嫌違反口罩令，罰款1萬元。上年5月，社民連5名成員在47人案認罪被告判決當日在法院外示威，被警方以涉嫌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」拘捕。

2021年至2023年期間，社民連至少收到35張與街站有關的警方告票，被控非法籌款和未經准許而展示海報等。2023年初，社民連的街站以黑布代替大字標語，但仍然遭票控，街站的規模因而縮小，至剩下一張桌子。今年六四前夕，周嘉發表示警方詢問多位社民連成員和義工在當日的行程及約見。

社民連成員梁國雄和岑子杰為初選案47名被告之一，因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」罪罪成，分別被判囚6年9個月和4年3個月。岑子杰早前刑滿出獄。

去年11月判決日後，社民連在專頁發布梁國雄致陳寶瑩的家書，他表示「現在的厄運是由於政治逼害的牢獄」，又對自己未能跟陳無拘無束相愛而感到遺憾。不過他對以往的言行及因此而入獄不悔疚，「從我在70年代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及社會抗爭，是一種出於改變社會不公義不合理的願望，爭取民主，實現社會主義，並沒有錯。」

社民連解散消息傳出後，《文匯報》在6月28日刊登題為「禍港二十年 社民連終收檔」的文章。新民黨李梓敬受訪時表示，社民連是「香港暴力政治的始作俑者」，更涉嫌勾結外部勢力和詆毀國安法。他形容社民連為「毒瘤」，「其解散是香港重塑法治與穩定的必然一步。」而全國政協委員、

自由黨李鎮強則指社民連是「反中亂港的始作俑者」，挑戰「一國兩制」底線，宣布解散是「咎由自取」和「意料之中」。



反修例運動六年，他們出獄後走入了人生的支線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